

焦点
新闻外交官寻庇护
拒为镇压服务

【明慧网】最近，中国驻悉尼领馆政治领事陈用林，拒绝继续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卖力，并脱离中共，在澳大利亚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强烈震撼，成为世界各地媒体大幅报导的焦点话题。



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，37岁的陈用林向记者表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，但同情法轮功。他说，“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大规模的迫害。”作为政治领事，他的主要工作是“执行中共的政策，迫害在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，监视他们的活动，包括雇佣人员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情况。”打压初始，他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，为此，他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
陈用林说，在他过去任职的四年中，因为用“邪恶的方式”为中共工作，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产生的罪恶感，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。

据澳洲广播公司报导，陈用林担心因为反对迫害法轮功，回国会受到迫害，因此向澳洲寻求政治庇护。◇

无悔的选择

一段偶然的经历，悄然改变着我的一生。我在电子邮箱中发现了几封讲述法轮功的信，说法轮功是“千古奇冤”，说中央台搞“栽赃陷害”，由于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反差太大，让我觉得不太可信。

春节里，回到家乡，在与身为警察的父亲闲聊的过程中，竟然得知法轮功学员并非真的像官方所称如洪水猛兽，相反却是难得的好人，不免大吃一惊，同时也大感不解：“既然他们那么好，为什么政府花这么大力气去撒弥天大谎呢？”春节后，登门拜访了一位要好同事的母亲，她炼法轮功，所以想直接问问她。这位善良的阿姨，在得知我的来意后，向我敞开心扉，述说了从她96年炼功开始，到炼功后的身心变化，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情况，一直到99年法轮功被诽谤、歪曲和迫害。听完阿姨的述说，我才如梦方醒。我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件大事感到震惊。带着几分沉重的心情，我拿过阿姨送给我的真相光盘，回到了家中。我打开电脑，画面中：一位农民老大爷，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从家乡，风餐露宿，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，走烂了九双布鞋；那次被官方污蔑为“围攻中南海”的4.25事件，真实的一幕竟是上万的法轮功群众的和平上访。他们是那么的坦然，那么的安静祥和。

明慧週報

吉林省地方版 第13期 2005年6月15日

走出噩梦 奔向光明

几经周折到了澳大利亚的原天津市国保局成员郝凤军，于2005年6月7日，面见媒体，声援中领馆一等秘书陈用林的正义之举，以直接参与和见证者的身份，曝光中共严酷迫害法轮功的黑幕。

以下节选自《大纪元网》郝凤军的口述。

我94年毕业于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系，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。2000年10月又被调入国内安全保卫局(由公安局政保处和“610办公室”组成)，直至2005年2月逃出中国前。

2002年年初的一天里抓了79个法轮功学员，另有2个人跑掉了，其中一个叫徐子傲的女孩才13岁，她母亲孙缙也被抓，13岁的孩子就这样流离失所。2002年2月的一天晚上，我接到电话，让我陪一名法轮功学员看病。当我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后，看见法轮功学员孙缙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，眼睛被打的成了一条缝，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610办公室的穆瑞利，他的手上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，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，我们进屋后就请穆瑞利出去了，孙缙一下子哭了出来，她撩开上衣让我看看后背，我被惊呆了，她的后背几乎没有皮肤颜色了，全是黑紫色的并且有两道长约20公分的裂口，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。

过了一会国保局副局长兼610办公室主任赵月增也来了，他命令我们不许向任何人讲这件事。

在和孙缙接触的时间里，她几乎天天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，也告诉我们法轮功对做好人的理解。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。我更关心她的孩子，一个13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，又不能到亲戚家(她家亲戚全部被监控)，她在外面吃什么、睡在哪呢？我内心焦躁不安。母女俩的遭遇和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常常在我的梦里出现，令我难眠。后来得知孙缙被判刑7-10年，至今生死未明。

郝凤军后来说，这件事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转折，为他后来出走澳大利亚埋下了伏笔。

我被他们的壮举深深震撼了。当看到画面中，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遭受着警察的拳打脚踢，仍此起彼伏地高举起手手中的“真、善、忍”横幅时，我再也禁不住哭出声来。这是一群在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善良、捍卫着正义、呼唤着良知的人们。

“真、善、忍”三个字一瞬间让我明白了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也让我毅然地做出了一生中最无悔的选择：“我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！”



晚期淋巴瘤和癫痫病 三日痊愈



人到无求品自高

我妹妹13岁时患癫痫病。30多年来，走遍了沈阳各大医院，用尽了各种中草药、偏方，未见好转。几年前脖子上突起一个大包，腮部、颈部等多处长瘤子，经沈阳陆军总院确诊为晚期淋巴瘤，癌细胞已扩散到骨髓里。家住偏远农村，妹夫残疾（一只手），送老衣服都买了。

2005年5月6日，我陪父母前去探望，见她躺在炕上不吃不喝，全身浮肿、蜡黄，疼痛难忍，人瘦的已脱像，眉毛也掉光了，手哆嗦，说话无力，用人搀扶着勉强坐了一会儿，还阵阵糊涂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的泪水止不住了，父母都哭出了声，屋里所有人都哭了。我拿出护身符给她看，告诉她：“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，你就能好起来。”她睁开眼睛清清楚楚的随我念了一遍，我说：“你信就好使。”她说：“我信，只要病能好。”临别时我将护身符放在她枕头上嘱咐说：“别忘了念。”妹夫说：“念去呗，也不搭啥。”我舅母（70多岁）说：“这要能念好，那可真神了。”三天后妹夫打电话兴奋的说：“她好了！”我问：“好到什么程度？”他说：“比以前好的时候还好，一天能吃三碗饭，自己下地溜达，上厕所，还能帮我做饭、刷碗、扫地，这是奇迹呀，我也念呢。”

我母亲不相信，非要去亲眼看看不可。之后告诉我：“小英真好了，几十年了，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精神，浑身哪都不疼了，抽病也好了，说话也不像早先东一句西一句的，人还变好看了呢！”

我是50多岁的农村妇女，到老了才得到法轮大法。大法师父在《转法轮》讲的许多法理，心灵净化、道德回升、祛病奇效、身体飞升、天目等等，我经过实修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悟。

99年7月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。大喇叭、电视台不是也常叫喊着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？修法轮大法的人，是经过实践得出“法轮大法好”这个结论的啊！

为了反映情况，我去北京的信访局上访，却遭到恶警抓捕、辱骂，毒打、关进了拘留所——这信访自由原来是假的。

出来后，我又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，原以为也许最高人民法院会主持公道，不料，照样抓人，把我送回当地公安局。局长气急败坏，给我带上一个40多斤重的脚镣，并戴上手铐，还得意洋洋地说：东北最大的两个脚镣给你带上一个。

他们十多个恶警轮换着毒打我一个妇女，还用高压电棍电，将我电致昏死过去。见我醒来，他们把我手脚扣在一起，逼我在院子里走，不一会脚脖子磨烂了，鲜血直流。晚上不让我睡觉，手铐脚镣不给摘，两只胳膊成一字形固定在铁架上。当时我想：“我当一辈子农民，艰苦一辈子，有时甚至填不饱肚子，但我都没说过共产党一个不字。今天，我修真善忍有什么错，如此残害我？”◇

朝阳沟劳教所新任头目继续迫害好人

【明慧网】2005年春节，朝阳沟劳教所新换了领导班子，新任所长王晓明，刚上任在新年讲话上即提出了“六个零”（即无死亡、无逃跑、无自伤、无自残等六项指标）的目标。到了正月十六各大队开会着手准备对大法弟子实施强制转化。四大队（严管大队，原二大队）又是这次行动实施的急先锋，以教导员陈志松、管教李军最为疯狂，掌管教室当刑讯室对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。2005年3月30日至2005年5月17日，对全队18名大法弟子实施迫害，到期不放还延期二个月，他们分别是孙长平、肖明、程宪令、吴树宇等未转化的法轮功弟子。为达“转化”目地，一直要加到劳教期的一半。

对大法弟子实施的酷刑有摘腰眼、洗热冷水澡后用高压电、双膝跪地在手肘腿弯处夹棍、大盘、双腿用脚踩着硬搬腿、用木棍打、吊手铐、上绳、拿人体当肉靶拳打脚踢。

下面是一些法轮功学员的遭遇：

已遭迫害得胸积水有三四斤的法轮功学员邵振坤，和腰椎骨突出走路都需人扶着走的孙长平，他们被扣上手铐吊铐起来，不分黑白进行体罚折磨；

2005年5月18日孙长平因在食堂喊“大法好”，

被几个刑教捂上了嘴，抻胳膊，抬腿送回舍内，后又押进小号。小号环境是指人在里面站不直，得一直猫着腰。

2005年5月初，法轮功学员周权因没带名签被押进小号关了2—3天。

2004年7月底，法轮功学员李学拳为抵制迫害掰开铁栏棍，从窗子出去，结果被发现，被带到管教室，室内灌了一缸深的水，扒光衣服用电棍电、送进小号用手铐吊了好几天，手脚都肿胀起来。

法轮功学员胡云歧，因为不戴名签，干活慢，被带到管教室用同样手段对待。

2004年11月9日法轮功学员吴树宇、于占春、刘晓宇、李军等抵制超时劳动，被用手铐吊起，吴树宇被押进了小号半个月。

在这件事上邪恶还大搞文章，强迫全体刑事犯和法轮功学员收工回舍和出工前都坐“小板凳”，体罚折磨了一个多月，制造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的敌对情绪。对重新修炼的学员更是狠毒，象肖明、赵显俊、徐庆武都被多次折磨得遍体鳞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每当劳教所的恶行在明慧曝光后，警察就会被调离原岗位。